

巢寄生

早上颱風已經過境。餐桌上躺著一封掛號信，是楊天晴寄來的。

「什麼時候要回去妳自己家？」母親問我。

「隨時。」等我找到房子就走。

「老公不要妳了。」她沒打算掩飾得意表情，滿足於母女重複的命運。我假裝沒聽到。

拆開信封，裡面滑落一把鑰匙。我把母親家的鑰匙從鑰匙圈卸下，丟回餐桌，放入那把新的鑰匙。拉著行李，一跛一跛地跌落照不到光的樓梯井，穿過老公寓鐵門時發出咣啷巨響，頭也不回，將黑暗自我身後關上。

等不到公車。道路正在施工，只有消耗預算時才被想起的行政區邊界趕著鋪人行道，柏油路翻得像巨獸剝落鱗片，推嬰兒車的年輕媽媽在機車陣和積水坑洞中尋找空隙前進。我沿著高低落差的騎樓行走，經過抽菸的店家門口停止呼吸。徒步走去捷運站至少要三十分鐘，我只想趕快離開這裡。

高中時捷運還未連接到土城，為了到台北市上學，天將亮未亮就得起床，趕首班車。上大學後，夾在天龍人和北漂族兩大勢力之間，寄生台北衛星城鎮的被邊緣化。深夜招計程車到男友家，司機說住在蛋黃區喔，誰想當次等市民。我讓那些接近我的帶我走，愛不愛不重要，能不能讓我棲身，再也不回家。

第一次跟晴回家那天，我和當時的男友大吵一架，沒地方可去。

她問我，要不要去她家。

晴是系上同學，實驗課同組。即使如此，開學後還沒跟她講過話。每次她都攬下各種雜事，像在討好誰。我懶得理她。但是那天我仰起脖子看她，粗框眼鏡底下被度數縮到不能再小的眼珠閃爍著誠意。

晴說她家很偏僻，遠得不得了。公車開上高架橋，跨越台北市區，我跟著她在自強隧道前下車。「這裡是中山區，哪裡偏僻？」我翻白眼。她辯解：「我小時候住在民生社區，剛搬來還以為搬到鄉下。」

晴的母親過世後，帶著女兒搬家的楊爸果然有眼光，如今大直寸土寸金，她家不遠處就是捷運站。哪像我媽，傻傻跟著男人一路北上，用盡積蓄付頭期款買房，男人跑了還得繼續揸房貸。捷運蓋到新北，卻約好似地繞開房產所在地段。像笑她不會看。

列車航過河底，金屬摩擦發出尖銳的鳴哼。出了車廂，由低處爬升，超過納莉颱風淹水線，換線，再往上，到達地面，忠孝復興的手扶梯人潮長長一列，我一路護著肚子到頂點。與衛新婚頭一年，我還會來接機，一起坐捷運回家。低空飛行的列車彎過松山機場，駛入隧道。

提早幾站下車，穿過公園就是晴家。附近幼兒園的外籍老師帶隊，孩子們在公園裡嬉笑，「沙子溼溼。」颱風過後幾天了，空氣還沒乾。

管理員向我打招呼，「回來啦，楊小姐。」根本搞不清楚我是誰。電梯上樓，我用晴寄來的鑰匙開門，房子收拾得整整齊齊。第一次去晴家就在她家過夜。晴跟楊爸說我們要趕報告，楊爸留我吃飯，晴說我住很遠。我擠在晴的床上，一路待到春天。晴的房間是否還是記憶中的模樣？伸手轉動門把，上鎖的門轉不開，和已無人居住的主臥對望。我打開中間的門，書房還保持原樣。等我把書櫃移走，這裡會是完美的嬰兒房。

我和衛的住處沒有嬰兒房。婚後衛少在家，也沒再搬。當初看屋，我只想離母親愈遠愈好。捷運共構的大樓，底下潮流書店進駐，看完物件我們喝咖啡打卡拍照。衛說：「妳喜歡就好。」

一週後簽約，附傢俱的月租式公寓，搬進去的好像只有我。衛的工作有一半時間不在台灣，一兩個月回來一次，有時待不到幾天。母親譏笑我，「妳年輕。沒有買房都不用高興太早。」她見不得我活得比她好，我知道她在心裡咒我被男人拋棄，最後跟她一樣下場。

但我還是贏了。趁衛在台灣的空檔，去戶政登記結婚，衛的家人不在台灣，我只邀了專程為我回國的晴。

她問我，能不能去她家。

前一晚，我特地留宿晴家，離我和衛的公寓只有幾站的距離。楊爸將書房打理整齊，嫁女兒般地忙碌著，幾乎忘了病痛。罹癌的他說，只希望能活到晴出嫁。我和晴交換了眼色，晴把頭轉向另一側，開玩笑道別想這麼快把我脫手。

我和衛拿著換發的身分證合照，傳給母親，說我不會像她一樣。她已讀不回，我收回照片。半小時後她丟上貼圖，幸福美滿。我噁心得立刻刪除訊息。

終於擁有自己的地方。衛不在的時間很長，一開始我還會倒數他回國的日子，漸漸地我習慣與房子獨處。房東想像中好租的房，就是沒有風格。覆蓋上自己的品味，窗簾、被套、抱枕……還有一盞不亮的燈——衛送我的生日禮物。總有一天，我和衛會搬到真正的家，這裡是理想的過渡，試行錯誤的實驗品。

為了提早實現願望，天亮睜眼第一件事：量基礎體溫。不能月月做功課，更得算準排卵期。有了孩子，才能說服衛買房子。

衛總搭清晨首架落地的班次。長程飛行回來，他先淋浴。準備了瘦肉粥，聽到水聲停止，我轉開瓦斯再次加熱，衛不愛涼掉的飯菜。他穿著浴袍走出來，頭髮半乾，說不餓，很困，先睡一下。

浴室水氣還未散盡，我把吹風機的線整理好放回抽屜。洗手台上的驗孕棒，他看到了嗎？

我拿著驗孕棒，在衛身邊躺下。「我們要有 baby 了。」他睡得很熟，我靠上他的背。為什麼睡得這麼安穩，他聽到了嗎？

他看到了什麼都不說，表示他欣然接受？他聽到了什麼都不說，表示他並不在乎。我昏倒在無止盡的推理，他轉身從後方環住我。「我們要有 baby 了。」我鑽進他的懷裡。

衛出國前陪我去產檢。婦產科就在附近，衛親自挑的醫生。好的地段自然有集客力，衛說身邊許多大老闆的太太女兒小老婆都給他看。「名醫。」他強調。我上網 google，都是醫生和女星網紅的合照。

護理師請我到隔壁更衣，「東西放著沒關係。」入口處置有脫衣籃，我按照指示把內外褲褪去。下次要記得穿裙。內診椅擺在中央，緊靠著一道落地簾。護理師的手從另一端伸入，在椅面鋪上硬紙巾。我光著下半身爬上椅子，兩隻腳跨在設計好的溝槽內，下體就會按照醫者期待的角度張開。

「再往前坐喔。」臀部壓著紙張挪移，未遮掩的部位不習慣涼，護理師蓋了條浴巾在我身上。不知何處的鈕遭觸發，椅背放倒，屁股抬高更容易被進入，維持開腳姿勢的我感到脆弱而羞恥。衛站在我身後，只是站著。

進入的時候還是會疼痛。布簾遮住進入我的人的臉，我看不到手和器具。放輕鬆，護理師說。執行者沉默，繼續動作，再往深。衛也沉默，只是看著。

探頭在腔內轉動，按壓，停住。鍵盤的敲擊聲，定格。抬頭看上方像實況轉播的螢幕。這是胎囊，這是卵黃囊。侵入者開口。大小可以，兩週後回來看心跳。

出來的時候和進去時一樣突然。我聽到抽取紙巾的聲音，擦拭，脫掉套子，丟棄。

「痛嗎？」我說可以忍受。「一定是女生。」像妳一樣的女生。衛說。

「才五週，哪看得出性別？」死也不要生女兒，長成像我這樣的容器。

「我就是知道。」他很肯定。我笑。

我們去醫院旁邊的嬰兒用品旗艦店，買了嬰兒床、娃娃車，最新的款式，衛說必須用最好的。都挑粉紅色。

「你就這麼確定是女生？」

衛說，成天坐飛機的男人都生女孩。「這句記得跟媽說。」我繼續笑，笑他道聽途說，想想男孩穿粉紅色也好看，就不跟他爭辯了。

租賃公寓早有規劃好的兒童房，附溜滑梯的床不適合新生兒。我問衛，有沒有想過買房子。衛沒回答反問我，想不想出國，搬到涼快一點的地方。

溽氣重卻無雨，氣溫三十五度。還只是春天。

衛的家人趕在上世紀台海危機時移民，剛結婚時天真地和衛討論買房，婆婆反對，說我們在小島置產沒遠見。我才不要搬去跟他媽住。

衛要飛的前一晚，我問他什麼時候回來。「夏天吧。」他說。

不能一起聽心跳。「一定來得及看性別。」他補充：「也沒什麼好看的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

熱帶性低氣壓在南方海域逐漸成型。還只是春天。

「要是變成颱風會不會停飛啊？」「比這更大的都飛過。」衛否定我。

大一暑假來臨之前，熱帶氣旋孕育成颱風。我坐在階梯教室外，晴提著剛買的早餐走過來，「助教說，學校剛宣布今天颱風停課。」

「雨沒有很大啊。」

「等下就會變大，我們快回我家吧。」

「吃完早餐再走。」

還沒走到校門口，來不及撐傘的我們被突然的雨勢淋了一身。撐傘也無用，有人的傘被吹翻成碗狀，在風雨之中顯得格外狼狽。

在晴家玄關剝下黏膩的襪子。「鞋子都進水了。妳爸不在家吧？」沒等到答案，我邊走進客廳邊把身上的衣服連同內衣褲脫下。她跟在我身後撿我丟下來的衣物，地板上都是我們濕漉漉的腳印。

我站在浴室門口對她招手，「一起洗啊。」刻意不關門，轉開蓮蓬頭。她不敢直視我，把髒衣服放進洗衣籃急著要走，我拉住她，手長腳長卻沒有力氣掙脫，她沒有要掙脫，衣服溼透。乳房貼上她的身軀，嘴唇碰嘴唇，她微張，我趁虛而入。她用幾乎聽不到的音量說放開我。「這不就是妳要的嗎？不然幹嘛帶我回家。」

她逃出熱而悶的密閉空間，把門帶上。裡頭溫度升高，散布的水氣膨脹。我假裝什麼都沒發生，仔細將身體每一處皺褶洗淨。圍著浴巾走出浴室，楊爸在書房忙碌著。不知他何時進門，看到聽到多少。

夜裡睡在晴房間的地上。「妳爸知道嗎？」她睡著或不回答。我想明天又要找新的地方了。

起來時晴正忙著張羅早飯，晨間新聞播報著颱風災情，我把房裡屬於我為數不多的物品塞進背包。飯後楊爸跟晴說，書房整理整理，讓我搬進去。想問他不擔心嗎，想問他為何不趕我走。

往後晴負責早餐，我煮晚飯。父女之間話少，那和我與母親的漠視不同。我扮演乖女兒的角色，告訴楊爸那些他好奇卻不知如何開口，校園裡的種種。特別是關於晴的。晴從不生氣。就算我故意在楊爸面前說，哪個同學很欣賞晴，下次一定要邀他來家裡玩，讓楊爸鑑定。晴知道我是為了留下來。討好晴得不到好處，不如直接討好房子真正的主人。但她不知道，為了留下來，我能做的比當一個好女兒更多。楊爸坐在書桌前。我把門帶上。

書房沒有窗，颱風再大也無雨。沙發展開成床，書牆圍繞，這裡有母親公寓欠缺的餘裕。我不看書，讀書是為了離開母親。其他都是多餘。

為了讓楊爸放心，不要擔心我與晴，我又開始跟不同的男人交往。我再也不跟他們回家，我已有了歸處。我帶男友來，要楊爸知道我有選擇，我能選擇。我們窩在書房，男友們問我為何不關門，我總說沒窗不能呼吸。

大學畢業，晴準備出國念書。楊爸將晴的書桌、床、全身鏡用防塵布蓋上，透明如膜宣示誰都不許碰，仍不放心地將房門鎖好。那一刻我知道誰才是真品。他只需要一個女兒。楊爸還是沒說要趕我走，書房隨時敞開，甚至，楊爸的房間也通行無阻。晴說我不用急著搬走，她也希望父親有伴。我笑她白目，忍住一些不說。不能說。我在夏天結束前離開。

只能回家。我告訴母親，等我找到工作就走。而我也說到做到，進了一家外商做市場調查，付完市中心五坪小套房的房租，存不了太多錢。母親說要把我的房間分租出去。交通不便誰要租，租的都是次等市民。

那些賴在蛋黃區父母家裡的同事，自己賺的買名牌包，揪團購。我都笑笑拒絕。小主管努力存頭期款買房，挑來看去嘆道只剩捷運終點外的蛋殼區負擔得起。彷彿看到自己的未來，連母親都贏不了。不然就只能學那個誰被包養。他們說的是大老闆秘書，我不覺得被包養有什麼錯。既然這座城市不公平，趁年輕用身體交換利益並不可恥。所以我和衛認識一個月就同居。我帶衛來拜訪楊爸，書房的門敞開著，睡過的床折疊回沙發的模樣，我沒有解釋過往，沒讓衛踏進一步。

書房沒有窗，颱風過境也無人知曉。排滿在書架上的書無人移動，還是當時模樣，多了灰塵。我把行李箱拖進書房，橫放在中央。沙發已經被處理掉，正好，需要安排丟棄的大型廢棄物少一樣。空下來的角落正好放嬰兒床。手機亮起簡訊，貨運公司通知已出貨。

「哪有空間擺嬰兒床。」颱風吹在高樓層發出咻的風聲，我在附有溜滑梯的床坐下，想著要怎麼跟房東討論把這龐然大物撤掉。買來的嬰兒床還沒組裝，我和人在國外的衛商量。

「等我回去再講。」衛說會在能看出性別前回來。

停課不停班。沒有休診，我一個人回診。

「今天看完心跳就可以領媽媽手冊囉。」櫃檯訓練有素地說。

醫生問：「有沒有不舒服？」我搖頭。「那我們先到隔壁內診。」

我在置衣籃裡放入脫掉的內褲。這次我記得穿裙子了。獨自一人爬上內診椅，雙腳跨上兩側高懸的溝槽，沒有猶豫。布簾另一側的手把我的裙擺往上拉，朝隔壁空間露出外陰部，靠在椅背上的我的視線只能看到向外大大張開的雙腿。我的身後沒有觀眾，護理師沒有另外發給我遮羞用的浴巾。

「想好要在哪裡生了嗎？先生是不是都在國外工作？」另一端醫師坐定，隔著布簾，我看不到他，他面對我的下體問。我是分娩嬰兒的器皿。「深呼吸喔。」他繼續說，超音波探頭滑入陰道，有上一次被進入的經驗，這次我適應許多。

「這裡吧。」我說。醫生沒有回答我，手中握住超音波探頭在腔室內翻攪。「是不是要多做一些檢查？」我繼續問，醫生還是沒說話。我還在想是不是說錯了什麼，他突然拔出。

為什麼不繼續。衛滿足了自己的慾望，躺在我身旁喘息。我沒問。

醫生沒有多作解釋，我看不見布簾另一端的情形，但我知道他離開了座椅。護理師說再回診間喔。我用紙巾將腔腔內流出的多餘黏液擦拭乾淨，擦不乾淨。穿上內褲套上平底鞋。

「請坐。」醫生沒有看我的臉，手指著電腦螢幕，回放剛才拍攝的超音波片子，「妳看，這是胚囊，這邊，照理說這週數，應該要看到心跳了喔……」

我的心臟猛烈地跳動。我想著網路上看過的文章，「會不會是晚排卵呢？」我拿僅有的隱微知識挑戰醫師的權威。

「妳看看，這個大小，通常這個大小是要有心跳的。」他好似自言自語，卻暗示著我不想要的答案。我很想假裝不懂。他繼續說：「但是，生命這種事，還是要慎重……不然，我們再觀察一週。」他終於抬頭看我。

「一週後要怎樣？」

「妳有三個選項，人工流產，藥物流產，或是等它自然排出。」

現在就要討論了嗎？

「妳先生什麼時候回國？要請他簽同意書喔。」

衛還沒要回來，連性別都不知道他怎會回來。簽同意書的選項都不是選項。自然排出。得到和失去都是自然的嗎？

「再懷就好了，很快就會有了。」晴在電腦另一端安慰我。至少她以為在安慰我。當然，我跟她訴苦這件事本身就很殘忍。她在美國和伴侶決定做試管，吃藥打針，照卵泡取卵，花錢找適合的精子配對，做一輪幾萬美金就沒了。「又不像我們，每次都是花大錢豪賭。」

妳們又不像我，什麼時候被進入，什麼時候該排出，都不是我能決定的。

出血的時候衛不在家。

懷孕九週又兩天的傍晚七點。預先準備的衛生棉吸收了飽滿的血，滲到內褲。光著下身，在洗手台搓洗，不太敢看自己卻還是看了鏡子，臉色蒼白，也許是日光燈的關係。拿出加長型夜用款的替換，頭暈不舒服，在臥室躺了一下。睡著時夢到血流了出來，驚醒，血把床單弄髒了。沒力氣換，我在上面鋪上幾條厚厚的浴巾。

腹痛就吃經期用的止痛藥。等不到衛的簽名，只能等萎縮的胚胎自然排出。醫生沒有另外開處方，市售的成藥就可以，他說。

不到半小時，衛生棉便承載不了過多的血量和夾雜而出的組織物，還未過午夜就快用完一整包。我吞了幾顆止痛藥，想著最壞的情況。我傳訊息給衛，已讀不回。我會不會死在這張床上，直到衛下次返國才發現我。

醒來的時候看到陽光，連續幾週未見的明亮。蹲坐在馬桶上，像初次性交時被異物填滿的不適，隨即衝出一顆杏李大小的物體，包覆在黑色血塊裡的半透明。我伸手撈起，想將它埋在花盆裡。推開落地窗，手指的血沾在玻璃上，陽光好刺眼。伸手遮蔽，卻又飄起雨，混雜著腥鹹的黏液，滑落臉頰。

最後還是扔進垃圾袋，和廚餘一起丟掉。

天氣晴，太陽雨。丟完垃圾，我走到街上。鑰匙在口袋。沿著人行道走，只有路樹，旁邊的走廊沒有雜物，一名父親推著嬰兒車通過無障礙坡道。我跟著他們走，走了好久，落胎後血還會流嗎？

嬰兒車彎進入口，才發現走了這麼遠。晴家前面的公園。台北難得放晴，曬得到太陽的防滑地上排著幾部輪椅，隔了一小段距離，擔任看護的移工女孩們有說有笑。有人叫我，是楊爸。他看起來消瘦，還算有精神，我記得他白天都會來公園運動。他說讓女孩放風，我陪他回家。管理員打招呼，「楊小姐回來看你啊。」我不會收輪椅，楊爸爸說擺在走廊就好。我扶他起身，大腿萎縮，皮膚貼著骨頭。他說能走，我讓他環著我，身體的觸感和以前不同，中年人的肚腹也消失了。

從前晚歸，晴已睡。洗完澡，楊爸在書房夜讀，那也是我的房間。我從一開始裹著浴巾不知該如何擺放身體，到後來當作無人存在。就像他假裝只是在書房裡看書。

那房間現在也不像書房，書桌還在，旁邊放著電動床。我陪他坐下。痛嗎？我問他。他握住我的手。應該很難受吧，我說。我看著他勃起。我握著他。

衛果然在本來約好看性別的週數才回國。也許出於愧疚，衛回來以後每天都待在家裡陪我。只要我一起身，他便跟上。我說想搬家，真正屬於我們的家。「我們去看房子好不好？」他叫我好好養身子。要養多久呢？我看他收行李，「那你不要這麼快走好不好？」他只是笑笑。

留在公寓裡屬於他的不多，為何有這麼多要整理。我沒看過他這皮箱。

爸離家時，我以為他只是出去一下。

母親才進門，沒多久他們開始吵架。「不可以大聲，這樣喉嚨痛痛。」我說。沒人聽進去。母親的聲音沒有停，「媽媽喉嚨痛痛。」她連我一起罵。

摔了門走出，又開門，我以為這次僥倖過關，他只是拿幾件隨身品，還是要走。「爸爸你要去哪裡？」他用幾乎聽不到的喉音說有事。門再度關上，很輕。母親知道爸是永遠的離去嗎？

我轉身問母親，「爸爸去哪裡？」母親說，他不是說有事嗎。又說，不乖不要妳了。

那要怎麼辦呢？沒人回答。

多久後才能同房？衛問我。

我讓衛進入我，開始下雨，我說別關窗。秋天的熱帶夜，悶溼叫人窒息。你一定要走嗎？他用身體回應。我搶過主導權，他配合，享受完仍繼續。有多久他不曾這樣待我，熱氣對流，風一點也不涼，汗水和液體，血在我身上體內流竄。我害怕了起來，滿足地顫慄。

忍不住在網路搜尋。中醫說，小產得休息至少三個月，西醫認為，早期流產後再受孕的機率反而高。我知道只是數字遊戲。

衛走了。我檢查過每個房間，沒留下一張紙條告訴我他要走了。新婚時，他會在浴室的鏡子貼上便條紙，寫些甜蜜的話。這習慣不曾間斷，就算感情早已蒸發殆盡，還是會勉強擠出隻字片語。我放出浴室裡早已不熱的空氣。

大樓郵箱出現兩封信件，一封未署名，一封是遲來的離婚協議書。

遲到的還有月經。我恐懼每一次如廁，害怕見紅。這是最後的籌碼。但爸不也不要我了嗎？

我跟母親說要搬家，借她那住幾天。她沒問為什麼，只是不懷好意地笑。我根本不想看到她。

即使住在母親這，我仍專程回去名醫那看診。午診還要半小時才開始，候診區全滿。報到櫃檯總算叫到我的號碼，問我今天為什麼來看診。「懷孕。」她遞來一張單子和筆，要我先填寫。最後一次月經日期，雖然我清楚記得，還是打開生理期 App，證明我不是什麼都不知道都被矇在鼓裡。那時一切都還好好的。她早就沒有在看我了。

填妥後她把單子連同健保卡塞進透明資料夾。「等下叫名字，先找位子坐。」

醫師坐在辦公桌的內側，看著電腦螢幕上的病歷，「這麼快又來報到，這次懷孕身體有什麼不舒服嗎？」

我搖頭，「擔心又流掉。」

「早期流產很正常，每次懷孕不相干。沒關係，我們照看看。」

我忘了這個週數已經可以照腹部超音波，還特別穿了裙子。護理師叫我把裙子和內褲拉下，她又伸手繼續往下拉到恥骨上緣，露出陰毛的根部，再蓋上紙巾並且往內褲裡折。下腹感到一陣溼滑，被抹上照超音波用的凝膠。

「這週數這大小很 OK。」醫生用超音波探頭按壓，另一隻手在鍵盤上操作，螢幕顯示定格的虛線和數值，「妳看，這是心跳。心跳一百七正常喔，恭喜。」

我看著波動的曲線，為什麼偏偏是這一次才聽到心跳呢。

「性別是精子決定的吧。常坐飛機真的會生女嗎？」

「這妳也信？」

「那化療還有精子嗎？」

護理師衛教完發給我媽媽手冊。要幫我預約下次產檢時間，我說不用了，我自己再約。

出了診所又開始飄雨，走回和衛的住處，剩下的我也不想要了。

拉開試衣間，粉紅色的包屁衣、紗布巾整齊地折入抽屜。衣櫃深處，未拆封的嬰兒床紙箱靠在牆上。還有保持折疊姿勢的娃娃車，沉睡在專屬的行李託運袋裡。要怎麼處理？母親殘破的小公寓擺不下這些東西。

差不多可以丟了吧。如果這次妊娠無效的話。或者，這次我自己決定。

協議書裡寫著，茲因甲乙雙方個性差異不合，無法繼續維持婚姻關係。

我笑了。原來我們個性不合。並不是因為他根本沒有住進這個家過。母親與父親的那張紙又編造什麼樣的故事呢？

「我說過妳不需要搬走，妳可以繼續過現在的生活。」

「但是你不會回來了，對嗎？」與衛的訊息框停止更新。

我把所有粉紅色的物件裝進一個大紙袋，走出公寓大門，把它放到樓層的回收處。

手機叮咚傳來訊息聲。趕緊抓起。

「飛機會不會被取消啊，都幾月了還遇到颱風。」螢幕浮出晴的訊息，我真傻，還以為是衛。

回過神前手指已開始輸入，「比這更大的颱風都會飛。」

晴說她爸的病況不樂觀，得趕回台灣一趟。

「妳可不可以來陪我？」

我幹嘛去，妳爸會分財產給我嗎？

「等妳隔離完再說吧。」送出訊息。

受到外圍環流影響，山區今天降雨，水利署趁機人工造雨，但因雨勢小，目前初估水庫進水有限。我聽著新聞，看著晴傳來的文字：「我懷孕了。」她和伴侶做試管幾年了。

「妳覺得我爸會接受嗎？」幸好她丟出新的問句，我也不用煩惱說不出恭喜。我再次走到回收間，把一整袋粉紅色的嬰兒用品提進門內。

「會吧。」

晴說，醫生要她先確認著床位置再回國，可是她沒辦法等了。我爸已經沒時間了。她跟醫生說。

「外孕妳會痛死，不痛就沒事。」我傳。不管怎麼說，在她腹中茁壯的胚胎都選對了地段。「妳會在台灣待到什麼時候？」

她爸生病後，晴每年至少回來一次。往後次數變多，間隔變短，這次沒有決定離去的日期。我不知道這問題是不是問得不好。應該是吧。

「等胚胎穩定。妳可以陪我去看醫生嗎？妳去的那家。」

「我要搬家了。」丟了婦產科的連結給她。

「搬去加州？我以為妳不想跟婆婆住。妳會在台灣待到什麼時候？」她問我同樣的問題。

「沒有，不知道。」我沒說我沒地方可去了。

暴雨打在老公寓劣化的塑膠棚，就算把窗戶關緊，也阻擋不了劇烈的敲擊聲在屋子裡震動。已經十月，每週末颱風來了又走，實在不尋常。室內因潮溼的空氣而沉重，最可怕的是有股霉味。身體已經習慣無窗的乾燥。懷孕讓我的對氣味異常敏感，一陣乾嘔，趕緊打開除溼機，溼度 85%，機器運轉讓室內的溫度更加悶熱。

晴回來一個月了，到現在還沒見面。

「妳去當什麼楊家孝女？也分不到一毛。」母親那張嘴總是能輕鬆惹怒我。但這次我沒有唱反調。

妳還好嗎……輸入完這幾個字我又反悔，倒退清除。不能這麼問。這四個字指涉的範圍太大。可能是問懷孕都還好嗎？也可能是問，她爸的病情還好嗎，她自己的情緒處理得還好嗎？

「妳在幹嘛？」重新輸入後我選擇了最無害的問句。對話框出現抖動的「……」，我安靜地等著，雨聲很吵，遮掩了我的無聲。

「沒幹嘛，躺著。」然後她又傳，「妳在幹嘛？」

「很忙。」衛每月匯錢到我戶頭，我認真算贍養費存多久才能買房。婚前租的小套房漲得不可理喻，也不適合生養小孩。厚著臉皮寫信問前主管職缺，沒回。私訊幾個同事，有人截群組對話給我，「大老闆秘書剛離職，叫她應徵啊。」底下一片訕笑貼圖。

視線落在發光的顯示板，溼度降至 63%。頭好暈，我推開窗戶，雨勢還很大，雨水撒了一些進來。「妳身體都還好嗎？」反覆確認有加上主詞才送出。我不敢問她爸的身體。

「嗯。」她回。

「一直下雨煩死了。」我傳完又後悔怎麼會挑了死這個字。但她秒回，「超煩。」

「下雨好懶，不想出門。」「嗯啊。」溼度反彈，攀升至 72%。我們都需要這場下不停的雨當作不見面的藉口。

「等妳忙完了我們再約。」我說好。

颱風未登陸台灣。暴風雨吹倒石垣島路樹，日本記者全身濕透在現場報導。晴說去看了醫生。問她結果怎麼樣。

「有看到胚囊、卵黃囊，著床位置也沒問題。」在對的地方。颱風也一樣，要在無島的海面醞釀。

「妳這幾天在幹嘛？」

「每天都一樣啊，在家陪爸，晚上上班。」

我好像可以看見晴坐在家裡餐桌前，對著電腦打哈欠。有房有收入，忍不

住嫉妒。

「明天見個面吧，陪我去看心跳。」她傳。

我送了一張黑白的超音波照片給她。

「妳嗎？」「對。」

「我那天才在想，說不定妳又有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「一種直覺。」等我們死了他們可以作伴。她說。

夜裡又開始下雨，風從窗戶的縫隙鑽進來，鑽入我的耳朵，大腦昏昏沉沉，卻睡不著。手機的亮起的藍光格外刺眼，我沒有開燈，輸入密碼解鎖。

「爸走了。」晴說。隔天我們怎能見面。

「每天不出門妳要住到什麼時候。」在母親這待得久了，母親篤定地懷疑。「生不出兒子，人家不要妳了。」

「妳是在說妳自己吧。」衛根本不想要兒子。

「在外面那麼久都不回來，早就有女人啦。搞不好就是外面的生了兒子。」這句是說給誰聽。那女人懷的是兒子嗎？

我想到答應晴要陪她回診的事，約好的日子早就過了。她爸過世後就沒再收到她的訊息。這種時候，應該是要主動關心她。發球權在我，球卻遲遲無法擊出。

「回診沒事吧？」我傳。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，就不用對她爸的事說些什麼。下一個瞬間，胎心音的影片出現在對話框，像是她隨時在等我問她。

可以聽到心跳的週數胚胎卻萎縮。想都沒想過，驗到兩條線之後會遇到這種事。

手機靜音，我看著證明她腹中胚胎活著的波長，意識到內心深處渴望她也會遇到和我一樣的事。但她沒有。

「太好了。」訊息的好處是看不到表情，我加上笑臉送出，「妳要回去了嗎？」她爸走了，也沒有非要待在台灣的理由。

「她來台灣了。」她爸不能接受的伴侶。就連她唯一的不幸也消失殆盡。她已經不需要我了。沒人需要我。

聯絡不上衛，所有手續都透過律師。為了退租手續最後一次前去與衛的公寓。我填寫地址，請管理員把往後的信件都轉寄到這裡。包括嬰兒床。除了原本附的傢俱，其他都處理乾淨。少了床單，裸露出的床墊還留著只有我看得出的淡淡褐色印記。

管理員打對講機，告訴我房東已經到了。房東稱讚屋況很好，我們維持得很好。問我何時出國長住，我撫著肚子笑答，等穩定一些。哎呀，恭喜。她說。

晴家只有幾站的距離，我不想見她。她的手機號碼傳來的訊息，英文夾雜笨拙中文。「她正在流血，還有血塊。」是晴的伴侶。

怎麼會這樣？忍不住嘴角上揚。「流很多血嗎？」

「她坐在廁所聽到『啞』然後馬桶盆子就變紅色。」

我還想要問什麼又傳來。「妳上次流掉也是這樣嗎？」

超音波的探頭從陰道口伸入，在腔內滑動。看不到心跳。抽出來的時候醫生說。為什麼抽出？為什麼放棄了。開始跟結束都不是我能控制的。

沒有一點血絲。沒有預兆。

颱風潰散成熱帶性低氣壓，沒有受到任何外界的破壞。到底是為什麼呢？氣象主播詢問氣象專家。

網路流傳著各種版本的剪輯，幾個颱風一路避開台灣，繞到日本去。手機震動。來電顯示遮住正在閱讀的頁面。我沒接。下班時間，由台北市搭上開往母親公寓方向的捷運，車廂擠得滿滿的，卻也沒辦法疏散到其他車廂，就這樣跟著人群載浮載沉。車廂門開啟，博愛座的老先生下車，正想坐下，剛上車的阿姨搶先一步。乾脆走出捷運車廂，在候車長椅上坐下。今天走太多路，大腿內側好痠，分泌物緩慢而有耐心地流出，應該不是血吧。雨也緩慢而綿密地下。

手機還在震，我按下通話鍵，好久沒聽到晴的聲音。「颱風好像又走了。」我沒出聲。

她繼續說：「有一個四公分的血塊在子宮頸，胚胎在上面，目前沒事。」

「目前？」我問。

「只要不要變大，再大萬一擠壓到著床處，胚胎可能整個脫落。」

「不會。」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，會怎樣妳也不能控制。

「醫生叫我在家里躺著。」晴停頓一下，「我們住在附近旅館，沒回去了。」

「妳爸不會在意的。」

「妳知道他會。」晴很肯定地說。「有時候我會亂想。」

「不要亂想。」

「是不是我不在的時候，爸跟妳……」

捷運進站。聽不清楚。

「爸跟妳說了什麼。」

捷運離站。就算回話也說不清楚。

「爸常一個人待在書房裡。」

「妳想太多了。」我反駁。「妳爸能跟我說什麼。」

「說不要我這個不正常的女兒，他已經有妳了。」

我直接按掉電話。

晴要回紐約前告訴我，鑰匙已經寄出去了。「我是想說，這裡也是妳家。爸走了，我不在的時候妳可以住。」

「我不會一直待在這裡。」

「沒關係。妳在的時候就好。」晴看穿我沒有地方可以去了。

「醫生說妳可以坐飛機了嗎？」

「沒有說行，也沒有說不行。也不能一直不回去啊。」醫生不給肯定的答案，只吩咐盡量不要走太多路，不提重物。晴說，她的伴侶特別要謝謝我，寄來這麼一大袋新生兒的衣服當禮物。「粉紅色的小衣服每一件都好夢幻，希望託妳的福能順產。」我不會告訴她，那些屬於我未能出世的孩子。我的女兒。

我沒有和母親說就離開。頭也不回地在忽高忽低的路面行走。選舉年的週末，馬路照樣施工。候選人也懶得討好的三不管地帶。三十分鐘後，搭上捷運，黑暗地底的河，金屬聲碰撞像祝福的鈴聲。我在和衛的公寓前兩站下車，孩子在公園裡奔跑，差點被撞倒。他的母親向我道歉，溫柔地拍掉孩子身上的沙。

用晴給我的鑰匙開門，行李拖進曾經的房間，楊爸曾經的書房。書房無窗，每次都讓我窒息。在書房中央打開行李箱，裡面藍、黃、黑、灰、綠，就是沒有粉紅色。終於有地方好好擺放這些新買的嬰兒裝。我的手繼續深入，箱子內袋裝著未署名的信封，抽出裡頭的支票，我摸著楊爸微顫的字跡，寫上我的名字，只為封住我的口。還想讓我窒息。點亮桌上擺的小檯燈。和衛逛家飾時展示著同一款式，衛送我當生日禮物。他看到了，拜訪楊爸那天，書房的門沒關。

書房沒關的時候，被窺看的我也曾窺見。我拉開書桌抽屜，收著一些舊文具，我拿起美工刀滑出刀刃，刀鋒雖失了銳利，足以讓我卸下底部的夾層，裡面放著一把鑰匙。我用它刺入通往晴房間的孔洞。

手機響起。「楊小姐，因為之前颱風貨運有些延誤，耽誤您寶貴的時間。」

等到明天，把書房淨空。颱風一過，還有更多屬於我的會送來。

我捨不得轉動門把，房間原本透光的塑膠布已變質泛黃了吧。等到明天。

我打開窗，後雨飛舞，我玩弄手中的刀片，退入推出，等待割開貨品包裝，還有那厚厚的膜。